

清代
筆記
叢刊

庸
盦
筆記

薛福成著

二



庸盒筆記卷之三

軼聞

無錫薛福成叔耘

四千五百餘年元鶴

凡人壽不及百年。羽毛鱗介之族。壽不過數年。至數十年而止。此就尋常人物言之也。若其鍊神服氣。遁迹深山。壽既永。而偶顯其蹟者。今華山有毛女洞。相傳毛女是秦始皇時宮人。避亂入山。徧體生毛。羅浮山中有黃道人。相傳東晉時葛洪煉丹仙去。道人撈其鼎中餘丹。吞之。遂為地仙。時時披髮敝衣。出行山中。又世所傳神仙如鍾離祖師呂純陽。常著靈異。然皆生三代以下。壽不過千歲以外耳。若舍人而論物。今洪澤湖濱之龜山有井。名曰巫支祈井。相傳神禹鎮巫支祈於此。有大鐵練繫於井欄。垂入井中。其下深黑。莫窺其底。明季及國初。嘗有人拖鐵練出而觀之。蓋一老猴也。此物不知生於何代。然自洪水時至今。厥壽已四千餘年矣。猶有前乎此者。甘肅有崆峒山。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居也。廣成子既昇仙。所養元鶴一雙。留此不去。每逢朔望。天氣清明。於日出時。自山巔遙望雲際。有兩鶴張翼如車輪。徘徊翔舞。良久乃去。今出使美國大臣陳荔秋副憲。蘭彬語予云。昔遊崆峒。嘗親見之。且曰。今兩鶴外。又多一小鶴。道士謂近百年來所添也。夫兩元鶴生於黃帝之世。其壽當在四

千五百年以外矣。今宇宙間動物。此殆其最古者也。副憲壯年好奇。嘗匹馬遊青海。踏冰至龍駒島。居喇嘛寺數日云。

鬼神默護吉壤

世俗篤信地理家言。謂葬親得吉壤。則子孫富貴蕃祉。否則貧賤衰絕。故凡稍有力之家。咸汲汲焉尋覓吉壤為務。而地理家稍有學識者。亦往往誦陰地好。不如心地好之說。謂凡人之獲吉壤。必其德足以居之。否則或失之目前。或雖倖獲葬。而鬼神不容也。地理家有所謂鈐記者。大抵集古地師之言。謂得非常吉壤。而默識之。其說似出於唐宋以前。攻此業者。轉相鈔習流傳。至今不替。鈐記所登無錫金匱兩縣境內非常吉壤。有二十餘處。或出王侯將相。或葬王侯將相。而以鴻山秦伯墓居第一。大約十之七八。皆已為前人所用。其十之二三未用者。則今人亦莫能確指其地也。吳塘山濱臨太湖。兩峰夾峙。為吾錫形勝之地。謂之吳塘門。鈐記有云。吳塘東。吳塘西。玉兔對金雞。代代出紫衣。鄉先輩。尤文簡公表之封翁。實葬得其穴。文簡以清德碩學。為南宋名臣。當時既欽其丰采矣。相傳封翁葬時。文簡廬於墓側。一夕隱隱見神燈無數。有金甲神擁一貴人從空中過。貴神忽問曰。近有何人葬此。金甲神對曰。無錫人尤時亨也。貴神說曰。此大地將發福三百年。誰敢葬此。速告雷部。明日發之。

文簡大感涕泣望空遙拜且祝曰。父既葬此。誠不忍見雷擊之慘。願身受其罰。以保父墓。金甲神為請曰。尤氏累世積德。且其子真孝子也。彼既願膺其罰。盍許之。貴神曰。尤氏之德尚不足當此地。念其子之純孝。姑許葬之。然彼既失受罰之願。俟三百年後再議可也。俄而寂然。神燈亦冉冉而沒。文簡既卒。卜葬於無錫孔山灣。尤氏子孫自元迄明入國朝。授科第入宦途者。蟬聯不絕。迨道光年間。尤氏忽控張氏盜買文簡公墓餘地。有司履勘。連年不能決。蓋張氏既葬此數世。年代稍遠。并不知尤氏子孫何人所賣。然府縣以先賢墳墓。例不能不保護。張氏聲勢本微。而尤氏以舊紳。合全族之力攻之。適有他郡尤姓人。為常州府署刑幕。適與立聯宗譜。遂押逮張氏諸墓。數日前。即聞每夜鬼哭聲。日稍戾。鬼聲啾啾。數月不輟。張氏子孫以黃袱負骨號泣而去者三十九家。有一家遷至四十九塚中間。一墓稍高者。墓門既啟。忽見朱漆巨棺。隨風而化。隨有一白鬚方面古朝服朝冠者。蹶然坐起。亦隨風而化。讀其誌銘。則宋尚書尤公墓也。是時距文簡沒時。近七百年矣。或者神鑒文簡之德。又展緩四百年。雖前言必踐。而年代既遠。尸早腐化。所以遇風即散也。尤氏子孫因既涉訟。不量重輕。必欲求勝。實則併文簡公之主穴。尚不能知。後雖懊喪無地。將奈之何。自是之後。尤氏日以式微。蓋吳塘墓之旺氣。既發洩將盡。而孔山墓又忽被遷。宜其衰也。尤氏之興訟者。既死。

示夢其子曰。吾將絕嗣矣。吾以一念好勝。至剗平張氏百餘塚。罪孽匪輕已矣。吾其斃矣。汝亦不久於人世矣。已而果然。近又聞吳塘門有土豪來尤氏之良也。謀佔封翁之墓。墓旁有廢庵數間。其蹟甚古。視其舊記。乃某氏所施土豪姓也。因執此為憑。訟之於官。官驟無以折之一日。廢庵忽火起。頃刻成灰燼。居民皆見對面屋脊坐一白鬚老翁。滿身孝服。注視火光。羣意以為救火者。不之異也。須臾火熄。因忽不見。或遂悟曰。此文簡公神也。公以土豪借廢庵以謀墓地。故火之。以絕禍根。自此土豪無辭可執。竟不敢覬覦。夫文簡之純孝。其靈能保父墓於七百年之後。而不自保其墓。非不能保也。蓋因發誓在前。不如此。不酬其願也。

桂林劉仙巖

出廣西省垣文昌門三里。有劉仙巖。幽石玲瓏。蟠連疊結。枕清漪。茁芳芷。至此耳目一開。相傳仙元時人也。名仲遠。以屠豕為業。家於巖下。上有小菴。仙每旦聞鐘聲則起。磨刀霍霍。屠豕趁墟有年矣。忽一夕。僧夢緇衣老婦跪而泣曰。我母子八口之命。懸於上人手。僧駭問故。曰。勿擊晚鐘。即生全之德也。僧起憶夢中語。因暫緩撞鐘。以觀其異。日向晨。聞巖下疾呼而至者。劉仙也。問晨鐘何為失鳴。汝貪高卧。致余廢趁墟之業。僧以夢告。仙斥其長。歸家則母產生七子矣。仙恍然有悟。擲屠刀於溪。向僧謝罪。即隱於菴旁巖穴中。煉神服氣久之。為人

決休咎。多奇中。京師長春館道士邱處機聞其名。致札邀往。歲餘而還。後不知所終。村人疑其羽化。改巷為道院。肖像祀之。巖中高曠如大廈。其右有小巖。即劉仙當日生卧處也。山故多虎。而巖無門垣。僅蔽風雨。虎狼之患終不及云。乾隆中。山陰人俞蛟遊此。記其事頗詳。

殺字碑

四川成都府署中有殺字碑。連書七箇殺字。別無他字。相傳張獻忠手筆。每知府到任。必祭碑一次。否則必受其禍。平時終日關閉。不敢開視。否則必有刀兵之災。余謂獻忠固天地間之沴氣所鍾。當時全蜀被其荼毒。今其遺碑尚能為禁。是不可解。或者人心畏之過甚。數百年而不衰。足以感召斯異歟。是當毅然決然投之水火。雖能為禍。亦不過一次。而其禁則從此銷滅矣。

學使舊宅

余幼居無錫西溪上。外家顧氏宅中。其右鄰秦氏亦巨宅也。父老嘗告余曰。此前福建學政俞鴻圖舊宅也。雍正年間。俞君督學閩中。關防頗嚴。操守亦慎。每扁試之日。戒其僕從分直內外。毋得擅自出入。將以絕傳遞之弊。乃其妾與僕勾通。作奸犯科。每傳遞之文。即貼在俞君背後補褂之上。僕役輕往揭取。授之試士。而俞君不覺也。久之。考取亦濫。遠近大譁。為言

路所彈劾。

上遣侍講學士鄒升恆往代其任。并令將俞君腰斬。鄒君即為監斬官。而

鄒君與俞君本兒女姻親。以繫於

天威。不敢漏洩。俞君倉猝受刑。及赴市。方知之。劊子

手於腰斬之犯。向索規費。得費則可。令其速死。不得則故令其遲死。俞君既斬為兩段。在地亂滾。且以手自染其血。連書七慘字。其宛轉求死之狀。令人目不忍觀。鄒君據實奏陳。

上亦為之惻然。遂命封刀。從此除腰斬之刑者。蓋自俞君止也。俞君既死。其宅鬻於他人。居之者多不利。至今已七八易主矣。前歲宅主某君。正在浴室。忽見半段血人滾出。一驚而絕。其厲氣之未散。可知矣。父老之言。蓋如此。夫傳聞之說。能否翔實無誤。固未可知。然其鬼往往見形。且居之者皆不昌。則余固聞之已熟。殆非虛語也。

入相奇緣

乾隆中葉。和坤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選昇

御轎。一日

大駕將出。

倉猝求黃蓋不得。

高宗云。是誰之過。輒各員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坤應聲云。典守

者不得辭其責。

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

則官學生也。和坤雖無學問。而四子書五經。則尚稍能記憶。一路昇轎行走。

高宗詳

加詢問。奏對頗能稱

旨。遂派總管儀仗。升為侍衛。洊擢副都統。遂遷侍郎。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尊寵用事。旋由尚書授大學士。蓋自乾隆四十二年以後。享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德。復指尚公主。而權勢愈薰灼矣。性貪黷無厭。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為奧援。

高宗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纍。纍。屢。興。大。獄。侵。虧。公。帑。鈔。沒。貨。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為。他。代。所。罕。覩。其。始。未。必。非。皆。和。坤。之。黨。迨。罪。狀。敗。露。和。坤。不。能。為。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為。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為。樞。府。領。班。然。十。餘。年。中。常。奉。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暖。和。坤。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並。令。具。副。封。先。白。軍。機。處。專。政。既。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坤。復。任。意。稽。壓。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績。以。邀。獎。敘。而。和。坤。亦。得。晉。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侵。剋。軍。餉。教。匪。且。愈。勦。愈。多。幾。至。不。可。收。拾。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龍。馭。上。賓。和。坤。被。言。路。廣。興。王。念。孫。等。列。款。糾。參。初。八。日。奪。職。下。獄。十。八。日。賜。和。坤。自。盡。厥。後。節。次。查。鈔。家。產。定。親。王。綿。恩。奏。呈。查。出。正。珠。朝。珠。一。挂。

仁宗附之。謂正珠朝珠。為來與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深為駭異。定親王奏

稱曾詢之和坤家人。供稱和坤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燈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諭旨此種情狀。竟有謀為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尸。伊子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絲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坤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為認真。均著交部議敘。未幾。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都御史。旌其糾劾和坤之功也。而和坤在嘉慶三年以前。用事二十餘年。竟未一挂彈章。惟乾隆間。御史曹錫寶劾其家人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高宗派大臣查覆。皆曰無之。曹錫寶奉

嚴旨詰責。此時已卒。亦奉 仁宗特旨。贈左副都御史云。

查鈔和坤住宅花園清單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念孫等。參奏和坤弄權舞弊。僭妄不法。本日奉 旨。將和坤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 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位。同

鈔和坤住宅。派綿二。翁鈔和坤花園。十一日奉 上諭。昨將和坤家產查鈔。所蓋楠木

房。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 甯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

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珠尤大。又有真實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之物。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尚未鈔畢。似此貪贖營私。從來罕見。罕聞。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坤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據實迅速覆奏。同日奉
上諭。據十一王爺綿二爺。盛住慶桂等。具送查鈔和坤住宅及花園。並劉馬二家人宅子等處。金銀古玩清單進呈。十六日奉
旨。將和坤罪狀二十款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十七日奉
上諭。前令十一王爺盛住慶桂等。查鈔和坤家產。呈送清單。朕已閱看。共有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綿二爺。劉中堂。盛住慶會同戶工二部。悉心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著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卹歸農之需。十八日奉
上諭。和坤悖逆專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固倫十額駙。暫留伯爵。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附錄清單

正屋一所。十三進七

東屋一所。七進三

西屋一所。七進三

徽式屋一所。六進

花園

一所樓臺四座 東屋側室一所五間 欽賜花園一所樓臺六座 四角樓史樓十二座 雜

房十餘間 古銅鼎二座 漢銅鼎一座 端硯七方 玉鼎十八座 宋硯十一方 玉磬十二

架 古劍一把 大自鳴鐘九座 小自鳴鐘九座 洋表餘百餘箇 大東珠六十餘顆 珍珠

十八顆 手串十六串 珍珠數珠十八盤 大紅寶石一百零八顆 小紅寶石九十餘塊 藍寶

石大小共四塊 寶石數珠八十顆 珊瑚數珠十三盤 密蠟數珠十三盤 寶石珊瑚帽頂

二百三十六箇 玉馬二匹 高四尺二寸 珊瑚樹十顆 高三尺 白玉觀音一尊 漢玉羅漢十八

尊 長一尺 金羅漢十八尊 長一尺 白玉九如意 三百八十七箇 玳瑁大燕碗九箇 白玉湯

碗十四箇 白玉酒杯十四箇 金碗碟三十二桌 共四十二百 銀碗碟八十二百 嵌

玉如意一千六百箇 嵌玉九如意 十八箇 水晶酒杯 一百二十箇 金鑲玉簪 五百副 整玉如

意 一百二十餘枝 金鑲象箸 五百副 白玉大冰盤 五箇 玳瑁大冰盤 十八箇 白玉煙壺 餘百

玳瑁煙壺 三百箇 瑪瑙煙壺 餘百箇 漢玉烟壺 餘百箇 白玉唾盂 餘百箇 金唾盂 一百二十

銀唾盂 六百箇 金面盆 三十箇 銀面盆 一百五十箇 金面盆 四十箇 銀面盆 三十箇 鑲金八寶

炕屏 四十架 鑲金八寶大屏 三架 鑲金炕屏 四架 鑲金炕牀 二十架 四季夾單紗帳 全

老金縷絲牀帳 六架 鑲金八寶炕牀 十架 金嵌玻璃炕牀 三架 金珠翠寶首飾 大小

共計二萬
八千件
金元寶一千箇。每箇重一百兩計
銀元寶一千箇。每箇重一百兩計
赤金五百八十

萬兩。估銀一千
生沙金二百萬餘兩。估銀一千
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
洋錢五萬八

千員。估銀四萬
制錢一千五十五串。估銀一千
人參六百八十餘兩。估銀二十
當舖

七十五座。查本銀三
銀號四十二座。查本銀四
古玩舖十三座。查本銀二
玉器庫兩

間。估銀七
綢緞庫兩間。估銀八
洋貨庫兩間。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一百十板五色

皮張庫一間。元孤十二張各色狐一千五百張
磁器庫一間。估銀一
錫器庫一間。共估

萬四千一百
三十七兩
珍羞庫十六間。鐵黎紫檀器庫六間。八十六
玻璃器四庫一間。餘件

貂皮女衣。六百十
貂皮男衣。八百零
雜皮女衣。四百三
棉夾單

紗男衣。零八件
棉夾單紗女衣。零八件
貂帽。四頂
貂蟒袍。七件
貂褂。四件

貂靴。一百二
藥材房一間。估銀五
地畝八十餘頃。估銀八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
金銀古玩。估銀三百六十
夜飾器

四。估銀一百四十
洋貨皮張綢緞。估銀三
人參。估銀四
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
當舖

舖四座。本銀一百
古玩舖四座。本銀四
市房二十七所。其價銀二
以上清單係近見

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處錄得之。已估價者。二十六號現銀有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

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適閱王益吾祭酒先謙所纂東華續錄。恭讀嘉慶四年正月十五日。諭示和坤大罪二十款。內以和坤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為十七

罪。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埋藏銀百餘萬兩。為十八罪。通州劉州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資本不下十餘萬。為十九罪。查鈔家人劉全資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為二十罪。則與此單查鈔之數。迥不相符。及攷此單所錄。連日所奉

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

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

余猶疑和坤定罪時。其家產尚未鈔竣。此係後來陸續所鈔之數。世俗所記。或顛倒其月日耳。既又讀東華續錄。是年四月二十五日。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坤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刑部查審時。司員意存含混。請密派大臣。研鞫

追究等語。朕當即詳加開導。昨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坤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

交伊一人。至慎刑部提訊。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藉沒和坤之員。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實從來未有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琅。尚書布彥達。齊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從未於朕前奏及和坤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為言。豈視朕為好貨之主。以此嘗試乎。自古有籍

沒之例。所以懲戒貪贖。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此項查鈔貨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轉根求。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摺內有和坤窖藏金銀不離住宅之語。和坤之宅。已賞慶郡王永璘居住。和坤之園。已賞成親王永理居住。以王府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薩彬圖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贖產。妄行瀆奏。欽此。大哉。

皇言洵足昭

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坤家產。似已盡括於正月十五日。諭旨之中。故薩彬圖疑

其高多隱匿。然和坤花園及其珠玉寶玩等類。亦最為精華所萃。當時尚無估價。再合之地。畝八十餘頃。及隨後查出當舖銀號之資本。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兩之多。而薩彬圖尚以為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即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必盡發。

明諭故薩彬

圖有所未及知耶。又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共論和坤之富。遂於查鈔清單之下。浮寫其估價之數。日久相沿。遂莫能辨真偽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本。大致相同。斷非憑空捏造。而與東華續錄。又似不無抵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為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九十餘年。見聞已歧。異若此。茲特兼誌於此。以待蒐攷。并質世之博物洽聞者。嗟乎。乾隆中

葉最為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坤入相倚勢弄權貪恣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勢競營獻納。以固其位。寔至敗壞吏治。刻剝民生。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元氣一廢。至今未復。和坤卒伏其辜。一朝籍沒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為贖貨無饜者戒也。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諸城竇東臬先生元孫。學行深純。尤長於制藝。屢掌文衡。乾隆五十一年。因浙江州縣倉庫虧空。特派大臣阿文成公與姜晟曹文植伊齡阿先後馳往查辦。伊齡阿旋留為巡撫。是時竇公以吏部右侍郎督學浙江。甄拔名宿。聲譽翹起。

高宗密敕將倉庫事據實陳奏。

竇公嚴劾平陽知縣黃梅丁憂演戲。借彌補倉庫為名。科斂肥橐。贖款纍纍。溫旨褒其不避嫌怨。而阿公等查覆。則謂並無其事。竇公具疏執辯不休。並親赴平陽訪查。伊齡阿劾其在明倫堂招集生監詢以黃梅劣蹟。答以不知。則咆哮發怒。用言恐嚇。勒寫親供。奉

旨褫職。竇公未及覆奏。伊齡阿又劾其在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書役。追究黃梅款蹟。生監平民一概命坐。千百為羣。及回省時。攜帶多人。晝夜兼行。致水手墮河淹殞。並有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之言。奉

旨拏交刑部治罪。竇公抵抗。

旨尚未到。而官民皆知學使

被譴。巡撫已密遣人守其衙署。忽有歸安諸生王以銜王以錡。以門生投刺來謁。竇公覓之。

二生請間入內。脫留棉襖一件。稱報老師識拔之恩。實公折視。則皆黃梅按畝勒捐之田單。印票圖書收帖二千餘張。喜極欲狂。蓋實公雖親赴平陽。而自撫蕃以至府縣。早已豫為布置。故於黃梅贖款。雖略得佐證。仍未獲其確實憑據。二王以鄰郡諸生。密為收積。人固不及防也。實公於是奏稱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按畝捐錢。戶給官印田單一張。在二十八年侵贖二十餘萬。因將田單印票圖書收帖各檢一紙呈遞。奏甫出。而中丞派員押解銀鑄就道矣。

上謂凡事可偽。而官印與私記不可偽。且斷不能造至二十餘張之多。况字帖俱有業戶花名排號確鑿可據。因命阿公中道折回浙省。且免實公挈同往審訊。阿公旋奏黃梅勒借民錢。侵用田單公費是實。奉旨伊齡阿與前撫福崧皆嚴議革職。阿公等亦皆

議處。實公回京。署理光祿寺卿。乾隆六十年。實公以左都御史為會試正總裁。副考官二人。皆資望較淺。一切悉推實公主政。榜既發。則第一名王以銜。第二名王以銜也。和坤在

上前指出。

上查知為同胞兄弟。則大疑之。因派大臣覆試。王以銜列二等第四。王

以銜列三等七十一名。磨勘大臣奏稱。王以銜中式之卷。次藝參也。魯後比用一日。萬幾一夜四事等字。膚泛失當。疵累甚多。遂罰停王以銜殿試。

諭旨斥實公年老昏憤。先行開

缺。聽候部議。副考官交部議處。越八日進呈殿試卷十本。名次既定。折視彌封。則第一名。乃

王以銜也和坤與諸大臣瞠目相視因奏曰此次閱卷諸臣皆秉公認真毫無私弊如有失當何妨易置上曰若此則彼之兄弟聯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計所能測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彌封而再易置則轉不公矣臚唱之日輿論翕然蓋以二王素著才名也自是竇公之取士與王氏兄弟之得會狀遂傳為佳話余幼聞故老娓娓談此事聽之熟矣然攻東華續錄竇公奏稱印票收帖皆由平陽生監繳出豈因王氏兄弟大魁天下而世俗率相附會歟抑竇公陳奏不能不歸其事於平陽生監歟因徧閱諸家紀載尚無詳誌此事者姑錄之以廣異聞確否則未敢懸揣也

某制軍為乞丐

乾隆中有某制軍者八旗人也其盛時姬侍僮僕服飾飲食玩好之物窮極奢侈日費不貲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窮窶子又數年成乞丐王公貴人皆嚴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戒閭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贈青蚨二百一日制軍入文正書室閱其無人竊取小鏡而出從者覓不得喧言制軍實來文正命勿覓且勿聲如制軍至伺候侍茶而已或曰人生實難古人豪侈適度勢窮則死若制軍之壽不如其速死也聞昔有嗜鴨者每飯必殺生忽夢一處有數大池浴鴨守者告以皆君口中物也醒益自喜恣殺弗止後復夢至故處則一

池數鳴而已。遽命勿殺。適有疾。親故饋食。皆鳴也。數之。適符夢中所見。遂驚悸而死。嗟乎。人烏知鳴之將盡。又烏知鳴盡而已。尚不與之俱盡耶。

東方三大

吾錫秦小峴侍郎。瀛博學工古文。而書法素非所長。始以孝廉家居間。純皇帝東巡。

泰山。特赴。召試之典。過清江浦。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皆記零星典故。以五錢得。

之。歸而略翻視之。有一條曰。東方三大者。謂泰山也。東海也。孔林也。及試題為東方三大賦。

侍郎首段。渾冒三項。以下分點三段。大臣擬取十餘卷。純皇帝閱之。無當意者。因問。

大臣。通場試卷。竟無知題義者乎。大臣對曰。有一卷分點三大。以書法太劣擯之。上。

曰。顧學問如何耳。何以書法為我。命亟以進。覽之稱善。御筆加圈點。拔置第一。遂授中。

書舍人。入值軍機處。不數年。授杭嘉湖分巡道。數遷而為倉場總督。噫。人之名位。自有生以。

來。冥冥中皆前定矣。又何容存得失於心哉。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今世教童子讀四子書者。往往摘朱註精要者讀之。其圈外註及稍無涉於舉業者。皆不讀也。乾隆年間。大考翰詹題為也。作乎賦。諸名手皆擱筆。不知其出於何書。一老翰林獨從容。

交卷而出語人曰。吾每試輒後於諸君。此次當稍出一頭地。榜發果居第一。蓋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內陸氏曰也。一作乎。讀者皆易忽略。故通場無第二人知也。又有鄉先輩某太史。以拔貢生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庶吉士。一日高廟問某太史。增廣生員。始於何代。見於何書。太史錯愕不知所對。高廟謂論語集註且不能熟讀。何以得為博學。遂散館。改授知縣以終。蓋子適銜章園外註。有唐太宗增廣生員句也。合此二事觀之。居文學侍從之職者。可不熟讀朱註及園外註哉。

窮達有命

湖口高碧湄大令。心夔。少有才名。其駢文書法。及散體詩。均造深際。惟古文尚未成家。晚以知縣分發江蘇。權吳縣數年。頗有聲績。然性偏而政酷。卒以此被劾憂憤而卒。碧湄以咸豐己未科會試中式。覆試因試帖詩出韻。遂列四等。爵停殿試一科。因留京師。入戶部尚書肅順幕中。為課其子讀書。次年為庚申。恩科殿試。碧湄列在二甲。及朝考前一日。肅順問碧湄曰。子向來寫作邊速何如。答以文思尚不甚鈍。日中以後當可交卷。明日肅順監場。僅交未刻。見碧湄卷已交。即命搶諸人之卷。高才宿學。以不完卷被黜者甚眾。然碧湄因急欲交卷。心手忙亂。試帖詩又出韻。遂列四等。以知縣歸班用。然後知魏科上第有命存焉。非可

勉強得也。碧湄兩次出韻，皆在十三元韻中。衡陽王紱秋孝廉聞，運贈以詩曰：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今之督學使者，按臨各郡考試生童，每次須分十餘場，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從容評閱，悉心搜校。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院試尚無試帖，僅四子書題文一篇而已。江蘇為人文淵藪，聞昔學院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而意義則取其明白軒爽，題紙一下，不可構思，振筆疾書，奔往交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而出案。往往考者方據案吟哦，研墨潤筆，忽鼓吹聒耳，龍門洞開，始知出紅案也。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出。一日文題為山梁雌雉，有一卷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遂拔取冠軍。又一日題為孟之反不伐，有一卷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之推不貪天功以為己功，之反不假人力以為己力。吁，良將哉。又拔取冠軍。蓋以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文乃劈分兩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近四十，蓋因學業未成，改讀而耕者，也好論文，貪飲食，偶見塾師評改諸童文，或試不前列，則亦從而指摘之。諸童便具酒食，每

先自飲。啖諸童皆惡之。相與謀曰。傭工喜自銜其能。當有以困之。乃用傭工姓密為購備一卷。俾携考具。若令送考者。既唱名。一童在傭工後代應之。而推傭工使前。傭工不得已。接卷而入。且笑曰。若輩欲困我乎。當顯我才學矣。是日題為夫微之顯。傭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起講下既承上文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亦如之。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傭工因鈔襲之。而其他皆不知所云也。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即提筆圈之。亦不暇細閱其他處。拔取冠軍。諸童見已出案。倉皇交白卷而出。傭工已在門外。為接考具。且謝曰。承諸君厚意。使我遊庠。諸童皆喪氣垂頭而返。

河工奢侈之風

余嘗遇一文員老於河工者。為余談道光年間南河風氣之繁盛。維時南河河道總督駐紮清江浦。道員及廳汛各官環峙而居。物力豐厚。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餘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鬪奇競巧。務極奢侈。即以宴席言之。一豈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猪肉也。而有五十餘種。豈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脯。眾客無不數實。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起如廁。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食

之豚脯一碗。即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閉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追而扶之。豚叫號奔繞。以至於死。亟割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宴。蓋豚被扶將死。其全體菁華萃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食。盡委之溝渠矣。客驟睹之。不免太息。宰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到纔數月。手扶數千豕。委之如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又有鵝掌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熾炭於下。驅鵝踐之。環奔數周而死。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鵝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鵝。有駝峰者。其法選壯健駱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峰。而全駝可棄。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駝。有猴腦者。豫選俊猴。被以繡衣。鑿圓孔於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挂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剝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亟以熱湯灌其頂。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吸。不過一兩勺而已。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樑。而以釜熾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尚未死。為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益從頭中滴出。比魚死。而血已盡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綿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魚。庖人乃擦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矣。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

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為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豪侈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汛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為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為幕博博蒲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昔有常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美以為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為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重者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之驕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貧苦。以佛氏因果輪迴之說例之。則向之踞肥缺飽慾壑者。安知其不為豚為猴為駝為魚鰍也。余又見一京員。論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頓異。嘗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員往來南北。足以潤其囊橐而已。而謂遂可治天下乎。

縣令意外趨遷之喜

武進趙厚子廉訪仁。基以道光六年進士。為江西知縣時。年且四十矣。旋調知安徽涇縣。權懷甯縣事。道光十三年。以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

用。明年補滁州直隸州。

召見便殿。

宣廟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越數月。升平

陽府知府。又數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蓋去為縣時未一年也。又數年。遷湖北按察使。未赴任而卒。向使稍假之年力。且駸駸大用。洵擢封疆。而其所以騰躍天衢者。則實因捕獲陳端一事。膺特達之知也。先是江蘇桃源縣有聚眾挖河之事。大吏遂以入奏。奉旨嚴

檄各省擒捕。久之不獲。官吏稍稍懈弛矣。陳端棄妻子。變姓名。去鬚毀形。潛附漕艘。為句讀

師以自給。家於懷甯之某鄉。一日有捕役過一茅舍。聞有婦人微呼陳先生者。一老學究開

門應之。捕役正迫歲暮。思得額外賞項以自贍。因私念此人。殆即陳端耶。欲乘其不虞。以試

之。遂直前呼之曰。陳端汝在此耶。陳端出其不意。錯愕應之曰。唯。捕役乃擒之以歸。逮入縣

城。已夜半矣。趙廉訪方為縣令。署門已閉。捕役呼而啟之。見縣令先賀有升遷之喜。且請曰。

速賞我三百金。俾我得以度歲。則異日之事。我概不問矣。廉訪如數予之。而置陳端於獄。時

道光十二年除夕也。廉訪素為大吏所賞識。至是遂優列剗章。超遷不次。蓋時運既至。則官

途通達。初非意料所及其事亦並非人謀所得為也。

名醫治中消病

祥符孫雨農孝廉育均嘗為余言。昔汴人有得中消病者。日食米一二斗。腹日以膨亨。面日以黃瘦。而身日以饑憊。人無能救。為者聞某縣有名醫。往就之診。醫開一方。僅砒霜四兩。別無他物。且戒之曰。汝忍饑不食兩日。然後食之。食必盡。否則不救。眾無不駭且怪者。又以其名醫也。姑減半食之。則噉然大噉。吐出白蟲數十枚。其長六七寸不等。皆死矣。於是腹稍小。饑稍瘳。而尚未霍然也。復詣名醫請診。醫喟曰。汝必食藥未盡也。凡汝之一食。即消者。皆此蟲為之。今僅殺其半耳。余不能救矣。問再食之可乎。醫曰不可。夫蟲既食人之食。亦有知識。吾之開砒霜四兩者。乃酌量蟲數而投之。蟲慣食人之食。故於久饑之後。一見即食。彼已見前蟲之死。肯再食乎。蟲既不食。則砒毒汝自當之。今汝食之。則以砒而死。不食則以蟲而死。均之死也。復何言。病者不聽。食之果死。

猛藥不可輕嘗

益陽湯海秋侍御鵬雄於制舉文道先年間。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學。聲名藉甚。一時勝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鶴魏默深邵位西梅栢言諸君子。皆與之交。侍御氣甚豪。旬日間。章屢上。遂由御史改部曹。頗鬱鬱不樂。然不見於面也。乃研精著述。所著浮邱子尤自恣。一

日諸友集其舍。或言大黃最為猛藥不可輕嘗。如某某等為庸醫所誤。皆服大黃死矣。侍御曰。是何害。吾向者無疾常服之。謂予不信。請面試之。命奚奴速購大黃數兩來。諸友苦止之不可。及既購到。諸友競起止之。侍御已連取大黃六七錢吞之。一友颯起奪之。侍御復攫吞大黃一塊。且罵奪之者。遂皆反唇。諸友不歡而散。抵暮聞侍御泄瀉不止。黎明諸友趨往問疾。始知侍御已於中夜暴卒矣。故曾文正公祭文有曰。一呷之藥。拯我天民。惜哉侍御。以戲服猛藥殺其身。年僅四十有四。不然。則所就固未可量也。

祿命同而不同

節相恪靖侯左公有中表弟曰吳偉才。與侯相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九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地。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侯相同。道光壬辰。侯相與凡景橋中書宗植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豕。侯相督閩浙時。偉才嘗一至閩。侯相勲業爛然。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煞力。僅用之於屠豕。昔有與文路公同命者。僅得同席而食者數十日。亦此類也。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沽。何獨余也。同治八年。已不在屠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名之。輒欣然鼓刀而往云。侯相在涇州軍次。與王孝鳳家壁言之。

獄引律同而不同

刑部律例。凡調姦婦女未成。致婦女羞忿自盡者。厥罪應絞。而有情實。緩決之。其手足勾引者。入情實。語言調戲者。入緩決。此中區別。蓋甚微矣。近聞友人述兩案。其事相似。而其情實不相同。有一人便旋於路。偶為婦人所見。其人對之而笑。且以手自指其陽物。婦人歸而自縊。有司獄。以其人既無語言調戲。又非手足勾引。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獄遂定。論者咸以為平允。又一訓蒙師設帳。委巷中。偶至僻處。便旋其對面。有樓翼然。一年少女子。通俯窗下。窺訓蒙師。仰首見之。莞然一笑。女子即變色閉窗。俄聞鄰家一女子。忽推經而死。女子之弟。方在館讀書。倉皇返視。其師不覺拍案呼曰。噫。今日誤矣。童子歸告其父母。父母疑其別有他故。遂鳴之官。官研訊得實。以為調戲勾引。均無實事。亦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雖無實事。其心可誅。訓蒙師遂絞決焉。越一年。司員方與人為葉子戲。忽瞠目作退避狀。曰。冤鬼至矣。已而復作楚音曰。汝以刀筆殺人。吾已訴於上帝。不汝宥也。言未終。氣已絕矣。蓋訓蒙師乃湖南人也。余合二事觀之。前之所斷。不愧南山鐵案。蓋其情實可誅。則雖死而無怨也。後之所斷。不免深文周内。罪不當死而死。故其鬼得索命於既死之後。觀於訓蒙師之拍案驚呼。則豈惟笑出無心。抑且有自悔之意。其與調

戲者有間矣。大抵讞獄雖依律例，不外情理。善折獄者，斟酌於天理人情，然後衡之以律例，不容毫髮偏倚於其間。故殺之而不能怒，亦生之而不必感也。噫，難言之矣。

六指人冤獄

嘉慶年間，浙江某縣鄉人有娶妻者。合卺之夕，新郎自洞房出如廁，至夜半，家人皆已倦卧。始聞新郎返入房中，黎明家人方起，見洞房已開，詢知新郎早出門矣。亦未知異也。既而數日不歸，家人始怪之，相與跡至廁中積薪之下，忽見一屍，則新郎也。大駭，詰問新人云：花燭之夜，新郎入房片時，旋出入廁，夜半始入房就寢。天將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共有若干，藏於何所。我一一告之。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答云：夜半燈影朦朧，未能諦視，但見其右手六指。蓋新郎方如廁時，適有賊藏廁中，欲俟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疏而執之也。遽前搯其項殺之，因假其衣以入洞房。次早席卷而去。是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無行，為眾所不齒。家人聞新人之言，以為必此人矣。遂鳴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自誣服獄。既具論如律，新人以新郎既死，復遭汙辱，遂自縊。新郎之母，惟一子，見子婦俱亡，亦自縊。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過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

其人面有喜色。方盥沐。不覺自匿其右手。驟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實。蓋賊與新郎相隔一村。自殺新郎後。逸遁閩省。既遇同鄉。乃欲探一實音也。郡人許以不洩於他人。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訊。即伏閩省督撫為之具奏。移案至浙江核辦。論賊如律。於是知縣以失入抵罪。自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議處云。

戊午科場之案

咸豐八年。順天鄉試。主考為大學士柏葰。尚書朱鳳標。左副都御史程庭桂。甫入場。監臨順天府尹梁同新。提調順天府丞蔣達。即因細故意見不合。達徑開龍門而出。疏劾同新。知貢舉侍郎景廉。又具疏併劾二人。二人皆被吏議降調以去。而至公堂於某夕。詳傳大頭鬼出見。都人士云。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見。見則是科必鬧大案。榜既發。有旗籍滿洲平齡中式。在前十名中。平齡素嫻曲調。曾在戲院登臺演戲。蓋北方風俗。凡善唱二黃曲者。雖良家子弟。每喜登臺自銜所長。與終歲入班演戲者。稍有不同。然京師議論譁然。謂優伶亦得中高魁矣。御史孟傳金疏劾平齡。硃墨不符。請特覆試。奉 硃諭派載垣。端華。金慶陳。孚恩。查辦。牽涉柏葰之妾。及其門丁靳祥。於是考官及同考官之有牽涉者。皆解任聽候查辦。是時載垣端華肅順方用事。與柏葰不相能。欲藉此事興大獄。以樹威。前刑部尚書陳孚恩。終養

起復候補年餘。

上意不甚嚮用。孚恩窘乃自昵於肅順。得補兵部尚書。遇事每迎合。

其意。孚恩素與程庭柱相善。方言路未効之前。孚恩馳往見庭柱曰。外間喧傳此科中者。條子甚多有之乎。條子者。截紙為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以為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輾轉相託而遞之。房考官入場。凡意所欲取者。憑條索之。百不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庭聞孚恩之言。以為無意及之。乃答曰。條子之風。不始今日矣。吳足為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條子獲售者也。某某等皆有條子。而落第者也。吾輩衡文取士。文章之力仍居七八。條子不過輔助一二耳。孚恩問然則吾子亦接條子乎。庭柱笑曰。不下百餘條。乃出而示之。孚恩曰。盍借我一觀。袖之而去。不數日。孚恩奉

旨審問此

案。按條傳訊。株連益多。庭柱之次子秀。嘗遞數條。孚恩謂但到案問數語即無事。庭柱召其長子炳采謂之曰。汝弟氣性不馴。若令到案。必且獲罪。汝姑代汝弟一行。陳公與我至厚。必無事也。炳采既到堂。孚恩窮詰不已。且命用刑。遂一一吐實。而孚恩之子亦有條子。託庭柱之次子遞之。孚恩知不能隱。奏請迴避。嚴議。並請革伊子景彥職。

詔即革景彥員外郎。

孚恩交部議處。毋庸迴避。孚恩乃請載垣等設法開釋其子。而擬炳采以重辟。並奏言此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速問不能澈究。奉

旨。柏後朱鳳標。程庭柱皆革職下獄。而孚恩於庭

桂用刑訊焉。柏後之門丁靳祥聞案出。即逃逸至潼關。為陝西巡撫曾望顏所拿。獲解至刑部歸案審訊。案未結。先死獄中。大抵平齡之中式。靳祥實為經營。而柏後不知也。若僅失察之罪。不過褫職而止。肅順與戴垣端華。必欲坐柏後大辟。鍛鍊久之。終無納賄實迹。

上意亦以柏後老成宿望。欲待以不死。肅順等力言。取士大典關係至重。亟宜執法以懲積習。九年二月獄成。上聞大旨。以柏後雖無納賄情事。而靳祥之求請。伯後撤換試卷。

其弊顯然。靳祥未伏厥辜而死。當即以靳祥罪名加之柏後等語。於是上召諸王大

臣諭以不得已用刑之故。柏後及同考官浦安。中式舉人平齡。羅鴻譯。及為羅鴻譯行賄之主事李鶴齡。程庭桂之長子炳采。皆棄市。程庭桂發往軍臺効力。朱鳳標從寬革職。未及一年。旋復起用。其餘各員。獲咎褫革。降調者數十人。程炳采既出獄。將赴西市。乃大哭曰。吾為陳孚恩所給。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諂媚權姦。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聞者皆為揮淚。當咸豐之初年。條子之風盛行。大庭廣眾中。不以為諱。敏給者常制勝。樸納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識。聞中不知而擯之。及出闈而咎其不遞條子者。又有無恥之徒。加識三圈五圈於條上者。倘獲中式。則三圈者饋三百金。五圈者饋五百金。考官之尤無行者。或歌美之。余不知此風始於何時。然以余所見。則世風之下。至斯極矣。識者早慮其激成大獄而

不知柏相之適當其衝也。然自戊午嚴辦考官之後，遂無敢明目張膽顯以條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餘年，鄉會兩試規模尚稱肅穆，則此舉誠不為無功。然肅順等之用意在快私憾而張權勢，不過假科場為名，故議者亦不以整頓科場之功歸之也。

良吏平反冤獄

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洵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贖著聞。大府勒令告病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後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治中饋，然後適姑寢間安，以盥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案上，如是以為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下氣為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遽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及張君蒞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為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名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

家逼過。誤我公事。必為汝妻所廢也。即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決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寬。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蓋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令悉心鞫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為神明。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其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為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已不可攷矣。惜哉。

墨吏設誓受譴

咸豐年間。有某刺史在遵化直隸州任。自撰一聯懸之堂。皇曰。我如枉法。腦塗地。爾莫欺心。頭有天。然。刺史贖貨枉法之事。不止一端。州人皆能道之。既謝事歸田。饒於貲財。享林下之福者近十年。家在河南某縣。適值捻寇擾鄉里。刺史率其兒孫登一山頂避寇。夫足顛隕觸於巨石而死。頭破腦裂焉。又有某大令宰江南之青浦。欲加漕費。每石錢數百。縣民不聽。縣令謂所加公費。出於不得已。非以肥私橐也。乃率胥吏等二十人。自誓於城隍神前曰。辦漕加費。涓滴歸公。有沾染一錢者。官不能保首領。以沒。胥吏等皆立受顯罰。相傳青浦城隍神。

乃築隄禦水以死勤事之周太僕也。太僕生為循吏。歿為明神。康惠最著。威靈顯赫。縣民素所敬信。又聞大令誓語迫切。乃各輸費如數。官吏以是大獲贏餘。未一歲。胥吏二十人相繼夭亡。大令生瘍於頭。日益危篤。一夕。閹者見一人白面黑鬚。酷似城隍塑像。手挽大令頭出。門徐步而去。閹者驚愕失措。奔入詢問。則哭聲已舉於內。大令頭爛頭落而死矣。人始知漕費之多侵蝕云。夫天網恢恢。豈能求貪墨之吏而盡殛之。然既肆其貪。復行其偽。甚且以偽濟貪。則鬼神有斷不能容之理。彼假誓語以欺人者。方自喜得售其術。而名利可兩全也。然終至罰及其身。而名利因之兩失。嗚呼。貪偽之吏。亦可以知所警矣。

早慧不壽

安慶諸生有孟昭道者。年甫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其詩文書法。具臻完美。尤善屬對。嘗以盤庚對箕子。名噪一時。曾文正公適駐安慶。聞而召見之。詢其家世。知其祖亦諸生也。文正口占四字。屬對曰。孫承祖志。昭道應聲對曰。孟受曾傳。文正大加激賞。謂此子必可有成。乃自甲子至癸酉科。四應鄉試。皆不售。癸酉出場後。遽以疾卒。古人謂早慧不壽。於此益信。殊足令憐才者惋惜也。

太監安得海伏法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盒文牘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聞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為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櫻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既上。

內宮

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

留中兩日未下。醜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

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

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旗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聞。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着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倘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既在濟南伏

湛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真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為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為鬼所附。聆其口音。京腔也。眾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北京。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為我稍加補葺。眾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次耳。眾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為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附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為我葺屋。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曾文正公輓聯

曾文正公以同治壬申二月四日薨於兩江總督署內。世子劼剛通侯紀澤以五月中旬奉喪南旋。余送之江干而別。其在金陵百日之內。遠近弔者絡繹前來。殆無虛日。余為襄理喪事。以各省鉅公名流輓聯佳者。美不勝收。厥後同巖有棠刻為榮哀錄者。又覺瑕瑜同登。甄取稍濫。茲憶其周密無疵。為當時所推誦者。錄之左方。恪靖伯左公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

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左公始為文正所薦。舉中間以事相齟齬。不通函問者已九年矣。如此措詞。既合分際。亦頗善於斡旋。孫琴西太僕文正門下士也。時為江甯鹽巡道。其輓聯云。人間論勲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禹皋。別有獨居深念事。天下大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卻恨老來湜載。更無便坐雅談時。見者以為澹雅無俗氣。李眉生康訪鴻商輓聯云。位冠百僚。而勞謙自牧。威加四海。而威德若愚。不震不騰。隱几獨居。勲業外。年躋大耋。而神觀弗衰。病至猶留。而執掌靡息。如臨如履。易箒猶在。戰兢中。郭筠仙中丞輓聯云。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其始出以奪情為疑。實贊其行。其練兵以水師為著。實發其議。艱難未與負公多。謝麟伯編修維藩輓聯云。吾楚多武功。新甯偉節。羅山邃學。益陽雄略。相陰衡陽皆重。華勲名。相度恢然。眾賢滙國朝六文正。睢州巨儒。諸城名相。大興賢傳。歙縣濟州。並承平宰輔。公時獨較。昔人難。李次青廉訪元度輓聯云。是衡嶽洞庭間。氣所鍾。為將為相。為侯。自吾鄉。蔣安陽後。歷三朝。兩宋迄元明。二千年。僅見。與希文君。實易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許昭代。湯睢州外。較諸城。大興。暨曹社。一个臣。獨隆。蒯子範。太守德模。時將赴夔州之任。送輓聯云。公今與臯夔伊傅同遊。翳古元勲。齊頌首。我正沂江漢。沱滂而上。每經遺壘。輒

傷心。以上諸聯能掃去陳言。別具機杼。今坊本所刻榮哀錄不分優劣。采輯太濫。故余重甄敘之。然余所選諸聯。亦有榮哀錄所未登者。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昔曾文正公嘗教後學云。人自六經以外。有不可不熟讀者。凡七部書。曰史記漢書莊子說文選通鑑韓文也。余嘗思之。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莊子諸子之英華也。說文小學之津梁也。文選辭章之淵藪也。史漢時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鑑廣之。文選駢偶較多。恐真氣或漸漓。故以韓文振之。曾公之意。蓋注於文章者為重。此七部書。即以文章而論。皆古今之絕作也。人誠能於六經而外。熟此七部書。或再由此而擴充之。為文人可。為通儒可。為名臣亦可也。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尚未盡善

邵陽魏默深先生源著作等身。所著聖武記海國圖志尤風行海內。然海國圖志采輯雖博。未經翦裁。尚不及聖武記鎔化之精。蓋記事諸篇各有章法。似皆已烹鍊而出之。惟所記川楚教匪事不免煩碎。嘗聞曾文正公論及之。文正之言曰。凡記事之文。須先定章法。然後落筆。史記樊鄴滕灌諸傳。另是一種體裁。蓋諸人所經戰事。不盡關係大局。若必逐事而記之。

則太繁瑣。故必立一簡法以綜貫之。諸傳文雖不長。而所包舉者實廣。魏君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病在逐事登記。而無去取。無提撮消納虛實布置之法。以致頭緒不甚明顯。線索不甚清晰。試思教匪所竄之地。忽川忽楚。所糾之人。忽多忽少。其能綜舉之。而無挂漏乎。知此則必有謀篇之訣矣。文正之說如此。錄之以誌記事文之法。

盾鼻隨聞錄當燬

盾鼻隨聞錄者。蘇州人汪瑩所著也。瑩於咸豐初年。任四川永甯道員。以性情乖僻。不孚輿望。屢呈彈章。始為學使何子貞太史結基所糾。恨之次骨。繼以地方公事忤黃制軍宗漢。被劾罷官。瑩於是刊布此事之始末。及督院批劄道署稟牘。詆譏制軍。制軍固非大吏中之賢者。然天下閒望書者。皆謂此事制軍未必非。而瑩未必是也。瑩又借記粵匪之事。箸盾鼻隨聞錄。而附益以子虛烏有憑空編造之辭。其命意專為道州何氏而發。兼以謗一二平生所憾之大吏。如吳文節公文鑑。賢督撫也。而瑩亦毀之。何氏自文安公凌漢以下。並逮其家婦孺。無不痛誣醜詆。至令人不忍觀。所以報太史糾參之怨也。何根雲制軍桂清督兩江時。曾飭禁其書毀其板。然余見書實仍刻售之。改其書名曰鈔報隨聞錄。余恐其流傳於世。疑誤後學。混載黑白。不能不誌其崖略。以著其當燬。余弟李懷屬續時。口中喃喃。謂將狂審汪瑩。

一案俄而遂卒。意者吾弟素性正直。生平最惡人之挾私誣說。故陰間尚需其勾當。此事誠

庸閒齋筆記獲貶未允

庸閒齋筆記數卷。海甯陳子莊大令所著也。大令名其元。為金華教官二十年。以卓異薦為知縣。歷任江蘇大缺。後調上海。數年告歸。陳氏為浙江第一舊族。故大令於

先朝掌

故家世淵源。述之較詳。又頗能留心時務。閱歷既深。凡所纂論。均愜人意。惟每於左文襄公事。頗覺推崇過當。又其間所論文襄與曾文正公齟齬一條。則更持議頗偏。獲貶失當。余固疑大令當時嘗受文襄私恩者也。後又聞之。果言文襄於去浙時。保薦浙士三人。丁丙陳政鑰與大令也。然文正實嘗訪得大令而薦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竊。謂文正之宏獎素廣。廣則受之者。不以為奇。文襄之薦。刻素隘隘。則得之者。益以自意。即大令於涉筆之時。亦時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薦也。且文襄意氣之矜。忮素著於時。彼意以為偶一紀述。毋甯抑曾而揚左。抑曾則斷無後患。抑左則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轉而為譽。亦人情所時有也。嗚呼。世風之偷薄久矣。余嘗怪世之議者。於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兩端。一則謂左公為曾公所薦。乃致中道乖違。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於其事之本末。則不一攷焉。一則謂左公不感私恩。專尚公義。疑其卓卓能自樹立。而羣相推重焉。

斯皆無識者流也。夫公義所在，不顧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薦拔之恩，復挾爭勝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羣無識者助之以取勝，而名實兩全，則人何憚而不背恩哉！余恐後之在上位者，以文正為鑒，而不敢薦賢也。此亦世道之憂也。

微員食祿有定數

李後泉制軍巡撫湖南時，有一捐班，選得某郡通判者，來謁上官。制軍循例出題考試，通判一到花廳，即捲卷高卧。制軍召首府使往問之，通判對曰：「吾儕若能考試，早以科第得官矣。今因不解文字，故以捐例得之。何考之有？」制軍謂此等劣員，亟應參革。遂於發月摺時，具一片參之。及批摺已回，不見此片。旋於書案抽匣內得之，蓋拜摺時忘封入也。制軍欲復上時，馬端敏公巡撫浙江，與通判有舊，適馳書為之說項。制軍謂其命運尚佳，遂飭令到任。食祿八年。及王夔石侍郎文韶巡撫湖南，復調通判考試，以不完卷劾罷之。蓋通判之不才，富以考試被斥，而尚有八年之祿，故始不能劾，而終竟被劾云。

死生有命

余弟季懷，以戊寅夏初入蜀，赴丁稚璜宮保之約。由滬趁輪船至宜昌。四月十一日，由宜昌買舟西上。正值水勢未旺，號為行舟最穩之時。十五日行至巴東以下三十里之巴斗灘，聞

其險也。乃登陸傍舟而行。未數十步。舟忽為下水船所撞。立即沈溺。僅將衣物撈起。隨與下水船理論撞舟之事。忽聞空中雷聲隆隆。水勢洶怒異常。烈風暴雨隨之而至。敗舟壞屋。蔽江而下。望之神怖。詢知上游五里之牛口灘。蛟水陡發。是日舟過巴斗灘者。無不覆溺。惟李懷以坐船被撞之故。始而撈物。繼而理論。停住江邊。幸免奇厄。蓋使舟不被撞。則必過灘。而遇蛟水。使先不登陸。則人與被撞之舟俱溺。此皆偶然之事。間不容髮。而冥冥中若有使之者。嘻。異矣。因憶李懷幼時。常居小書房中。房牆外乃荒場也。驛舍中常以清晨牧馬牆外。一日黎明。牆忽轟然崩塌。蓋為馬所踉觸也。李懷適以首抵牆而寢。忽於夢中蹶然而起。躍至牀外。醒而回顧。忽見殘月。俯視其牀。已被壞牆壓破矣。家人驚問其故。自云夢與人鬪。其人執棍將擊之。一人在後大呼曰。汝被擊即死。胡不速走。乃始怵然。盡氣而奔。而不知自夢中躍起也。書此以誌死生有命。有非人力所及謀者矣。

戒鴉片煙良法

自鴉片煙盛行中國。而染其癮者。如飢者之不能去食。渴者之不能去飲。甚有飲食可減。而煙癮必不可缺者。每見癮到之人。涕泗交頤。寢饋難通。故吸煙者為癮所牽縛。皆沈迷不返。以終其身。近世有為戒煙丸者。其方藥品不一。然能絕去真癮者。十無一二。或謂丸中須置

煙膏。故吞丸而癮不發。卻丸而癮復來。其說似非無因。余嘗聞蜀人傅麗生別駕。談論戒煙之法。凡為人戒煙。必先審其歲月之淺深。精氣之強弱。飲食之多寡。然後依方以定藥品之加減。必與其人同室卧起。順其氣候而調攝之。察其宜忌而去留之。逾一月。則癮可絕矣。通計一生拯拔者。不下數十百人。此其用心甚仁。用力甚勞。然恐不能徧及也。伯凡撫屏論戒煙之法。尤為簡便。凡人煙癮至重者。不過數兩而止。初戒之時。每日減去五釐。兩旬則減去一兩矣。四旬則減去二兩矣。繼則每日減去一釐。一月則減去三錢矣。最後每日減去五毫。兩旬則減去一錢矣。中等之癮。開三月而可以盡去。其癮多於此者。則開時稍久焉。癮少於此者。則開時亦稍短焉。惟矢志欲誠。校秤欲準。用力欲果。始戒以至絕癮。毫無所苦。不必用藥也。不問其人之老弱羸壯也。如法行之。無有不效。其後一竟無他疾。此可謂最便最捷之法矣。惜乎知之者尚少。而行之者猶未專壹也。安得有心世道之君子。家喻戶曉。以行其博施濟眾之術者乎。

又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滬報載有人每日吸煙須五六錢。獲癮五載矣。一日見救生煙方。祇用鹽湯一味。忽悟益之為用。利於潤腸。兼有清火解毒之功。益與烟如水火格格不相入。故吸烟者多喜甜而忌鹽。自得此方。晨起飲鹽湯一碗。每欲吸烟。又飲一碗。甫逾二日。便覺

吸煙少味六錢之癮減至三錢又數日減去日間二次止留晚間一次僅吸一錢亦覺無味又數日竟絕癮矣。

右旋白螺

右旋白螺乾隆年間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所進也凡螺皆左旋而此螺紋獨右旋謂為定風之寶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變福文襄王以陝甘總督奉命為將軍赴臺灣征勦特

頒給右旋白螺攜以度臺風穩濤平迅速抵岸遂由鹿仔港前進擒滅爽文全股事既平文襄內渡亦極穩順調為閩浙總督已將白螺恭摺繳進五十三年十一月己卯高廟

以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輪往臺灣巡查一次均須涉歷重洋特再將右旋白螺發交總督俾於署內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大臣赴臺灣時無論何員即命往帶渡海俾資護佑差竣內渡仍繳回督署並諭云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視風色順利時再行放洋以期平穩旋賜號大利益吉祥右旋螺殿後又不知何年繳進嘉慶十一

年特授將軍賽冲阿為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勦海寇蔡牽頒發此螺以資護佑既而賽公不果赴閩螺亦未出而冊封琉球使臣亦聞有獲祇領攜用者大抵事竣必恭繳回京供奉焉。

孤竹古松附

古孤竹城在永平府大灤河西岸。山上有夷齊廟。廟前有清風臺。下望灤水。晶莹如鏡。深一二尺。中有一泉。可七八尺。相傳此即海眼。其深無底。流沙不能淤澱。寺中古松一株。久已枯死。後乃自根下復生新芽。將枯樹包裹在內。外長新皮。厚尺許。樹大四五圍。或謂此樹壽已一千餘歲云。

古塚現寶附

蜀漢後主降晉。封安樂公。歿而葬焉。墓在今山東樂陵城南之五里村。村方圓一畝。近有耕氓拾得銅槍頭長二尺許。寬約二寸半。銅刀頭長三尺餘。寬約五寸。又有杯盃等物。皆古磁極華美。夏時存肉不臭。入都售之。因得小康。又有惠王塚。在樂陵城南四十餘里。相傳塚內有金人男女十二。騾馬雞犬及一切器皿。皆係黃金。有人得金鷄一隻。售之亦小康。每年立冬後。五更報曉。又有夜明珠。深宵出現。行路以為皓月落地。趨至其處。潭黑無所見。遠觀之。仍如明月焉。